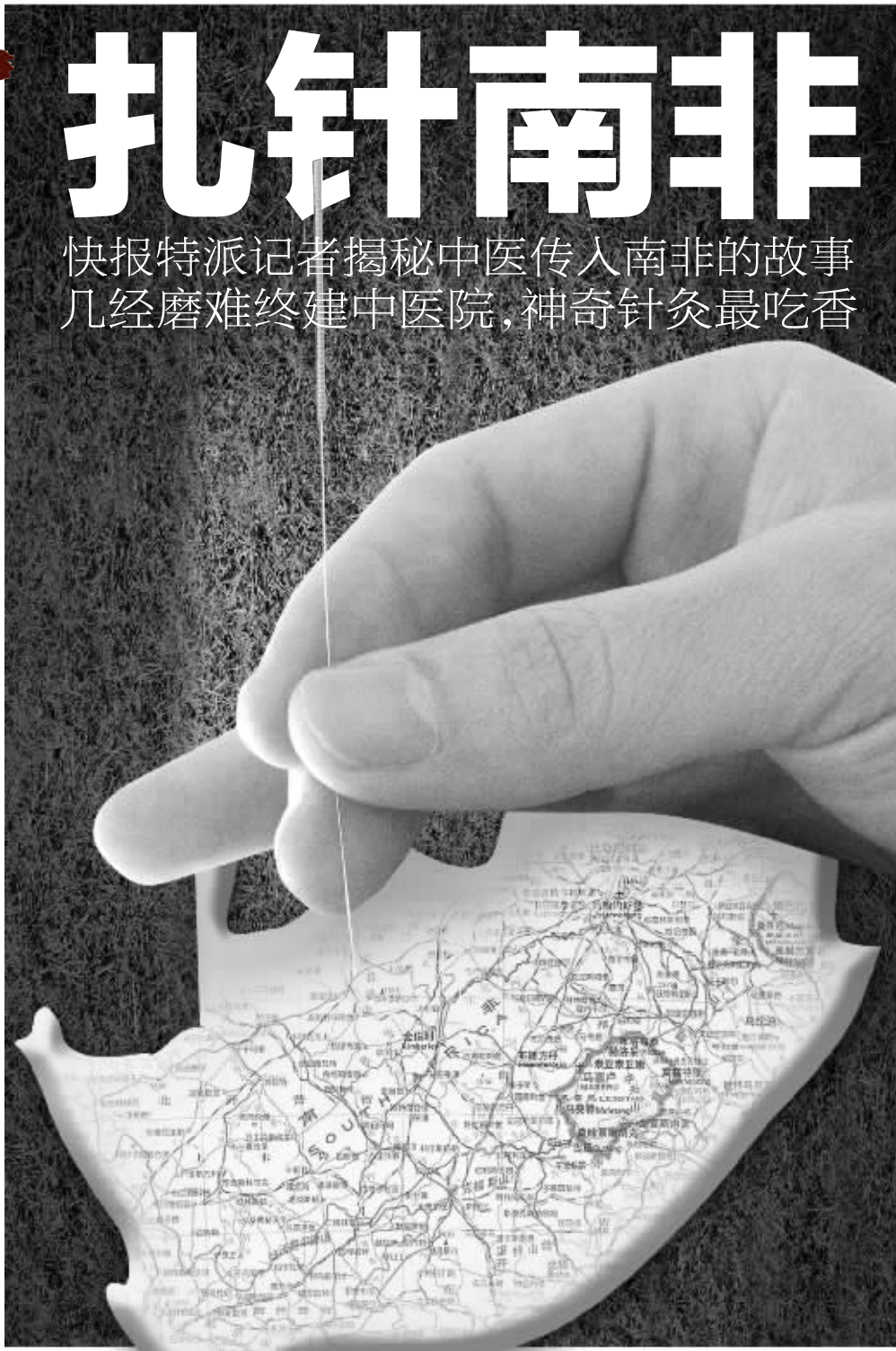


扎针南非

快报特派记者揭秘中医传入南非的故事 几经磨难终建中医院,神奇针灸最吃香



制图 李荣荣

心愿终达成

1998年,徐有强夫妇终于存够了钱,在距离约堡唐人街不远处买下1200平方米房产,命名为“中国中医诊疗院”,然后花了差不多1000万元,从国内进口了大批中药材和医疗设备,开起了一家综合性中医院。同时还在唐人街开了一家“中国大药房”,专门卖中药和中成药。

不过,在2000年以前,南非法律既没有明文规定禁止中医诊疗,也没有承认中医的行医资格。实际上,徐有强夫妇开的那家医院开业时,是以“中国中医中心”的名义来注册的,说白了就是打“擦边球”。当时中医院里需要用到的中药、中成药还没办法进口,所以只能靠朋友带来。医院不能光明正大地给患者治病,药店不

能顺顺当地给病人抓药。

那段时间,徐有强夫妇联合国内的中医专家们,一直为中医的合法身份而努力。集思广益下,“南部非洲中医药学会”成立了。徐有强夫妇和南非当地的移民中医联合起来,从各自的病人那里想办法,终于找到了3位曾接受过中医治疗、并对中医有好感的南非国会议员,请他们向国会提交议案,从而确认中医合法地位。1998年第一次申请,没能通过;1999年第二次申请,仍然没能通过。到了第三次,经过3位议员的不懈努力,四处游说,南非政府终于承认了中医的合法地位,大家数年来的艰苦努力,终于成功。

从此,南非成为除中国外、唯一认可中医资格的国家。随着中医合法地位的确立,徐有强夫妇的中医院也出了名,不少人甚至从德班、开普敦飞过来,专门找徐有强夫妇看病。



徐有强夫妇在南非开的中医诊所 快报记者 吕远 摄

针灸最吃香

在“中国中医诊疗院”里,记者看到了络绎不绝的顾客,有中国人、有黑人,也有白人。1000多平方米的小楼,被分成上下两层,楼下是“骨伤科”、“综合治疗科”、“儿科”等,楼上则是“妇科”、“妇产科”等。

据孙庆涪院长介绍,在所有中医治疗中,针灸最受欢迎。神奇,是黑人和白人对其的共同评价。记者刚到医院时,正好遇到白人母女menda前来看病,两人都是有些腰椎间盘突出。孙庆涪向记者介绍了中医的诊断过程:“一般来说,先看舌头等部位,然后按摩,之后就是针灸或者艾柱(一种植物)灸,最后才是加电、拔火罐等程序。”menda母女显然是这间中医院的常客,在按摩和针灸之后,连声感谢着离去。

“我们的收费相对比较低廉,比如像跌打损伤这样的小病,一般来说几十块、一百块就OK,而且效果更好。不像其他公立或者私立医院,要么太粗心,要么太贵。”孙庆涪介绍。据不完全统计,中医院每天大概有40人前来看病,中国人和外国人大概一半一半。中国人大部分是来看头疼、跌打损伤、胃痛等病的,还有不少人抱着“求子”的目的前来。而在老外里,前来针灸的大概占了70%到80%。

南非医疗现状 有钱人的天堂 没钱人的梦魇

都说国内看不起病,一个小感冒动辄花费几百上千,其实在南非,普通人同样存在“看病难”的问题——南非卫生部部长曼托曾透露,在南非,75%到80%的普通黑人,很少或者根本得不到公立医疗服务。相反,那些购买了医疗保险、生活富裕的白人,他们可以享受非常好的私立医院治疗。在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,越来越多的普通黑人乃至白人,选择了物美价廉的中医治疗。

没钱 物质精神双重折磨

和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样,南非医院同样有着公立和私立之分——公立医院治疗费不高,但病人较多,等候时间长。私立医院条件好,服务好,但收费较高。总体来说,如果你有钱而且买了医疗保险,那么“大病小病不用愁”。如果你没钱又买不起医疗保险,那么看病会成为你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。

前两天,快报记者所在的捷报联盟里,一位同行皮肤过敏,请教当地的一位华人朋友,才知道如果去私立医院,光挂号就要800兰特,这还不包括检查和药物费用,粗略估算,没1500兰特绝对拿不下来。后来跑到唐人街,买了点中药,几十兰特搞定。

据介绍,南非的医疗体系大致分为两个平行的系统:公立医疗,是针对穷人和不愿意购买医疗保险的有钱人所建立,由国家拨款,面对80%的普通民众。私立医疗,则是针对购买了医疗保险的高收入者建立,面对20%的富裕阶层。由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不同,白人一般会去服务更好、收费更贵的私立医院,而黑人只能选择收费较低、但服务“不靠谱”的公立医院。

进入公立医疗系统,需要签个人收入的声明书,一次性缴纳300兰特左右费用就“OK”了。不过公立医院的服务却让人不敢恭维,特别是大城市的大医院,环境差,治疗速度慢,一个大手术拖个一年是很正常的事。在约翰内斯堡,记者听说了一个新闻——在公立医院,一位病人直到去世之后,才轮到了做手术的机会……

不过,由于福利性质浓厚,黑人、穷人、老弱病残,更多选择了公立医院。对于服务态度差、效率低下,甚至停电时打着手电做手术等糟糕软硬件环境,你就只能默默承受了。

有钱 享受上帝式服务
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私立医疗系统无微不至的服务。在约堡富人云集的桑顿区,记者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家私立医院:大厅里小桥流水,地上铺着地毯,墙上挂着油画。每间病房配单独的卫生间和浴室,电视机、冰箱等也一应俱全,漂亮的护士小姐更是温柔体贴。当然,要享受这股本上帝式的服务,代价是昂贵的。当地一位朋友告诉记者,他在私人医生的诊所里做过一个割除小肉瘤的手术,仅仅只有黄豆大小,缝了4针,花了2280兰特,账单是这样显示的:医生费280;手术费800;抗生素600;化验费600。对此,南非流传着一句经典评价:“你的感觉不是上帝,而是上帝的父亲。”

这位朋友还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,“我的女儿滑翔机失事,从30米高空跳下来受伤,手术8小时,医疗费高达80万兰特,幸亏买了医疗保险,绝大部分都由保险公司买了单。而另一位中国朋友则没有这样幸运了,他出了车祸,脾脏破裂,送到私立医院抢救。因为没有医疗保险,仅做止血处理,家人送去20万兰特才开始做手术,第二天又送去27万兰特。痊愈出院,前前后后花了72万兰特!如果想在南非常住,经济又过得去,一定要办医疗保险。”

除中国之外的绝大多数国家,中医是不被承认的。打个比方,有中国人要想在美国开一个中医诊所,他是不具备行医执照的,不能被称为“doctor(医生)”,只能叫“针灸操作者”或者“刮痧操作者”,然而在南非,中医是合法的,从业者是可以理直气壮说自己是“doctor”的,而且南部非洲最大的中医院也是中国人开的。这个典故,得从一对重庆夫妇徐有强和孙庆涪说起。

本版撰稿 特派记者 吕远
(快报约翰内斯堡电)

34岁闯南非

徐有强和孙庆涪,是成都中医药大学77级同学,最终成为夫妇。大学毕业后,两人都在重庆某著名医院工作,应该说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不错。1989年,徐有强所在的医院改造住院部,让100名医生自行选择出路:要么每个月拿110元基本工资,回家等着;要么以医院的名义出去开门诊,自负盈亏。当时两口子一合计,干脆自己去开门诊,“我就不信连110元也赚不回来。”

可和医院签完协议后,徐有强才发现,和他出去开门诊的,只有3个人。在当时平均工资不过80元的情况下,在家里闲耍就能从单位领到110元钱,这待遇真可以算是很优厚了。为此,徐有强还被人嘲笑“傻”,“我开过4次诊所,全都失败了”。

一开始,他们选择了在文化宫后门开门诊,挂的是原来那家医院的牌子,做得还挺好。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,医院不让诊所继续“沾光”,只好关门谢客。1991年,孙庆涪的3个病人,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:到南非去发展,那里是“最后一块大陆”。孙庆涪至今仍惊叹当时自己的勇气:“我们当时都三十四五岁了,房子什么都有了,我都不知道,我们是怎么下定决心去异国他乡发展的。”为了让家里人放心,他们撒谎说去了美国。

坎坷行医路

徐有强、孙庆涪夫妇在南非的诊所,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规模的,经历了外人难以想象的磨难——以出国为例,两人各带着1000美元出国,不过从深圳蛇口出关时,美元被扣得干干净净,只剩下50美元,以及随身携带的香肠、方便面等。

“当时完全是举目无亲,一个熟人、一个朋友都没有,好在当时在约堡的华人都很热情,帮我们找房子住,给我们饭吃。”孙庆涪回忆。为了生计,他们刚来到南非约翰内斯堡时,摆过地摊、卖过服装、卖过手表、卖过拖鞋……不过让两人印象最深的“第一桶金”,还是靠行医挣到的。一次,一位中国商人的孩子病了,孙庆涪用随身携带的中药治好了他,结果得到100兰特酬金。

几年后,经济状态好转的徐有强夫妇开了第一个中医诊所,但很快以失败告终,“最后没钱给房租,是从那里逃出来的。”没隔多久,他们又将约堡的家改成了诊所,没想到开业第一天,就被4个假装成病人的黑人歹徒洗劫一空。

其间,为了生计,两人仍然做过生意,还开过约堡第一家重庆火锅店,尤其是火锅店,成为夫妻两人收入的最稳定来源。